

“王杰的枪我们扛”

刘晶林 傅宁军



所以想让他来代替完成心愿。父亲说：“你错了。你爸当兵时，是一个好兵。”赵宇的父亲赵志军1986年11月入伍来到王杰生前部队，1989年2月成为“王杰班”的班长。父亲说：“你要是能耐，咱们比一比！”赵宇说：“比比！”他当即报名，应征入伍来到部队。

新兵连组织战士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赵宇在展厅看到父亲赵志军的照片，才知道平日里寡言的父亲是这样优秀。他的父亲作为“王杰班”的第14任班长，曾带领全班战友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1次；全班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站在父亲的照片前，赵宇立志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做“王杰班”优秀的士兵！

一开始训练时，赵宇与战友有不小的差距，一是因为平时缺乏锻炼，二是因为体重超标。

赵宇知道，唯有不怕吃苦，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追上甚至赶超，而老班长就是他的榜样。赵宇变了，每天，别人做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赵宇就做200个；别人跑3公里，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多跑一趟。空闲时，赵宇打电话问父亲，当年能做多少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父亲说，每晚做1000个俯卧撑、500个仰卧起坐。此外，还要提起两个小板凳做扩胸运动，用背包把腿吊起来拉韧带……赵宇不再问，放下电话，转身跑向训练场。

通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赵宇短时间内减重几十斤。他的军事训练成绩也突飞猛进，连续两次登上连队的“龙虎榜”。他终于可以告诉父亲，自己也成了一名合格的“王杰班”战士。

二

2017年4月，“王杰班”由工兵班调整组建为装甲步兵班，同时改装新型两栖战车，这给“王杰班”的官兵带来全新挑战。

班长王大毛带领全班战士，面向王杰塑像，立下誓言：一定不会愧对“王杰班”的荣誉，再苦再难也要迈过转型这道坎。

战士吴学哲是大学毕业生，他原以为掌握新装备手到擒来。没想到，新型战车的数控程度，远远超出他的认知。面对新领域，吴学哲一时束手无策。

一天，吴学哲在战车里查看电路板，见战士李哲时不时用笔在胳膊上写什么。吴学哲好奇地问：“干嘛呢？”李哲笑了，说：“怕忘了，就记在胳膊上了。”吴学哲细看，李哲的胳膊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于是，吴学哲学

了一招，也在胳膊上记笔记，以加强记忆。

经过勤学苦练，吴学哲很快掌握了新装备的使用，在等级考核中取得了好成绩。不过，也有初次考核失手，没考好的，王佳锋就是其中一个。

王佳锋是“王杰班”转型后的留任老兵。“常年埋雷的手，现在要握方向盘，难！”面对全新的挑战，王佳锋知难而进。他找到班长王大毛：“收个徒弟吧，跟你学习驾驶理论。”接着，他又找到驾驶员徐彬：“师傅，教教我训练技巧。”在班里，谁训练好，王佳锋就找谁学，到处长拜师……就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半个多月后，再次考核，王佳锋驾驶步战车一路飞驰，突破重重障碍，顺利考取了驾驶等级证书。

学会使用新装备只是第一步，还要求专、求精。

夏天，炮塔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炮长谢彬往里面一钻，就是大半天。训练完，离开炮塔，靴子里能倒出一汪汗水。谢彬苦练本领，把发射电路、仪表部件，以及机枪的性能参数，一一掌握清楚，成为所在部队表彰的“最佳射手”。

步战车驾驶员徐彬思维活跃，敢于创新。在一次蓄电池连接课目的考核中，徐彬发现，如果把蓄电池从固定架上拆下来，有可能连接得更快。当时有人反对，担心会损坏装备。但是经过反复测试，徐彬最终证明了自己设想的正确。

在转型的过程中，徐彬不光爱动脑筋，还敢于尝试，不惧危险。

水上驾驶是危险系数较高的训练项目，尤其是使用新装备首次下水。徐彬主动请缨：“连长，新装备要学好，关键还要用好。让我来开车吧。”训练前，徐彬悄悄写下了“告别信”：“生死有些沉重，但军人必须敢死，如果战争来临，我也会像老班长那样奋不顾身……”后来，徐彬成了全连驾驶步战车水上抢滩登陆的第一人。

坦克道上埋地雷，是王杰当年组训时采用的方法，这项传统一直延续着。调整为装甲步兵班后，“王杰班”继续秉承实战化训练理念，雨天、高温天坚持训练，专挑泥坑、坡道等复杂地形进行操作训练。

为了磨砺刀锋，尽快形成战斗力，班长王大毛为全班立下三个“铁规矩”：训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内容一个不能落，训练强度一点不能降。一年下来，“王杰班”战士野外驻训达240多天，平均每天训练超过10小时。

王大毛还向全班战士提出了一专多能的训练目标。即十八般武艺，人人都要会，以确保战场环境下，具有持久的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王大毛带领全班苦练精兵，全员熟练掌握了11种打击火器的使用，在全旅率先全员取得通信、射击、驾驶3个专业的等级证书。

三

“王杰班”的战士们，每每执行任务，都要来到王杰的塑像前，向老班长立下“军令状”；完成任务后，再向老班长汇报。这已成为他们与老班长之间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军营广场上王杰塑像两侧的标语墙上，

分别写着“一不怕苦”和“二不怕死”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周智涵来过这里。那是他来到“王杰班”的第一周，连队组织新战士双腿深蹲比武。周智涵向老班长表态，一定要拿到冠军。他做到了。他做到900个双腿深蹲时，就战胜了所有对手。但他没有停，他还要战胜自己。结果，那天周智涵做了1140个深蹲。这个成绩，老兵们听了都啧啧称赞。

黄龙来过这里。为了拿下陆军“精武一2018”军事比武参赛资格，黄龙全身心投入到淘汰率高达70%的选拔考核中。黄龙如今已是“王杰班”现任的第32任班长。

杨子干来过这里。杨子干从小生长在大凉山，奔跑是他的强项，但在400米阻碍穿越地桩网这一环节的训练中，他的成绩并不理想。为了提高穿越速度，杨子干腰上拴绳子，拉着轮胎苦练。经过刻苦训练，杨子干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了这个项目，并成为“王杰班”的训练尖子。

2020年盛夏，连降暴雨，江西九江抗洪抢险迫在眉睫。接到命令，“王杰班”全体战士来到王杰塑像前向老班长宣誓，随后启程出征。那天是7月14日，正是55年前的这一天，王杰壮烈牺牲。战士们决心发扬王杰精神，把“两不怕”的旗帜牢牢插在坚固的防洪大堤上！

战士徐彬当时已确定休假，当他获悉连队即将奔赴抗洪前线，悄悄退了回家的车票，毅然踏上征程。经过长途跋涉，车队抵达受灾一线后，战士们立即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中。经过近10个小时的奋战，徐彬和班里的战友，终于战胜了洪水，排除了险情。

战士李哲，临来九江抗洪之前，训练中受伤，肋骨断了两根，经治疗，尚未完全康复。但他坚决要求参战。当部队来到目的地后，面对滚滚袭来的洪水，李哲第一个跳下大堤，用身体堵住缺口……

一年夏天，“王杰班”随同连队赴安徽颍上县抗洪。在那里，“王杰班”的战士们为抢救近10吨的救灾物资，奋不顾身跳进齐胸深的水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物资保住了，他们顾不上休息，随即转战大堤，投身新的战场……

近年来，“王杰班”先后20多次协助军地销毁废旧弹药，数十次执行抗洪抢险、火灾救援等任务。作为“王杰班”战士，他们大力宣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一次次考验面前，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

在“王杰班”的训练场上，在“王杰班”奋战的前线，经常响起战士们铿锵有力的歌声。这首《王杰的枪我们扛》，是“王杰班”的班歌，也是连歌、营歌、旅歌。歌里唱的，是王杰精神的传承，也是战士们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的决心。

题图：王杰事迹陈列馆的王杰塑像。

白俊峰摄

左图：“王杰班”随连队在某海训场上进行战术训练。

王磊摄

制图：赵偲汝

·遇见·

泥土里绽放创意花

赵畅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应小顾之邀前往他的青瓷创作基地参观。小顾的创作基地在浙江上虞凤凰山考古遗址附近，那里有禁山窑址等重要考古遗存。一进创作基地，目光便被院落里摆放的青瓷作品吸引。

正当我定睛欣赏之时，小顾穿着沾满瓷灰的工作服闻声而来。小顾是一位制瓷工匠师，八五后。我看他眼中布满血丝，心想他不是近日没休息好。“今年订单爆满，忙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这不，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小顾的一番话语，证实了我的猜想。

步入创作基地的车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小山般堆在车间一隅的千余吨泥土。“这不是一般的泥土。”小顾向我解释：“这是老家治水行动挖出的多余泥土，都是上好的瓷土。他们没处堆放，而我恰好需要。”我好奇地问这些瓷土特别之处在哪里。小顾告诉我：“这瓷土最大的优点，在于可塑性强，且耐烧温度高，不会开裂，成品率高。”说着，他将我引至刚出炉的青瓷作品前，一边手持一只青瓷罐缓缓摇晃着让我欣赏，一边告诉我：“最近连续几次烧窑，破损率几乎为零。”

莫看小顾年轻，他已拿下全国二十多个陶瓷金奖。我请他谈谈创作心得，他红着脸谦逊地说：“我只是将一团单纯生态的泥土，制成一件件简单而美好的瓷器而已。”

小顾原在宁波一家酒店做雕刻厨师，2010年回到家乡，跟着舅舅学起了青瓷技艺。半路转行，自然艰难。“在软塌塌的泥坯上雕刻非常不易，与我在蔬果上雕刻完全是两码事。”但是，随着日复一日地和泥、制坯、雕花、烧制，小顾渐渐爱上了青瓷艺术，技艺自然也是日有所长。

小顾的家乡是青瓷发源地，曹娥江边至今尚存四十多座古窑址。小顾一边夜以继日地潜心研究制瓷工艺，一边利用节假日骑着电瓶车探访现存的古窑址。在小顾的作品展示室里，我看到他收藏的青瓷碎片。这些青瓷碎片按越窑青瓷的发展沿革排列。仔细辨认，能看出跨越千余年的越窑青瓷烧制工艺的细微变化。“我之所以要跑遍家乡的古窑址，就是要弄明白从选料、练泥、拉坯到器型、纹饰、烧制等各项工艺的演变。如果连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工艺都不熟知，又怎能传承与创新呢？”

看起来文静内秀的小顾，一谈起青瓷，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小顾说：“我们的制瓷技艺可能比不过古人，但我们却能在创新上超越古人。”这几年，小顾着力从古人的青瓷作品中寻找文创灵感，力求让古老的青瓷艺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小顾在一家茶道餐厅与朋友聚会。品茶时，他被那里的茶具、花器深深吸引。在与友人的交谈中，他渐渐明白，而今，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人们不再满足于丰衣足食，而更在意精神层面的满足。他想，若能将花艺与茶道融入青瓷作品中，打造不同的青瓷器型，会满足消费者更加个性化的需求。回到家中，他亲自动手设计，并将样品照片发送给朋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第一批茶盏和花器上市，颇受好评。从此，小顾潜心青瓷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打造出了多款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

我在小顾的作品展示室中流连忘返，感叹于他的创意和匠心。我看到一对灵感来自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茶具，创意满满：茶杯的手把上刻有王羲之的“之”字，杯盖的盖钮采用“鹅”形，杯子底部则刻有“永和”字样——既是对“永和九年”的纪念，也蕴含“永远和和美美”的意思。其中一只杯子选用魏晋时期越窑青瓷的釉色，古朴、稳重，另一只则选用唐五代的秘色釉，给人以温润、细腻之感。还有一款公筷，富有绍兴文化特色，将“乌篷船”元素融入筷架，又将“船桨”形状渗透到勺子的设计中，筷子顶部则镶嵌“女儿红”黄酒酒坛造型。如此造型设计，不仅能让当地人找到乡愁，外地游客也可借此感受绍兴一带深厚的文化。

交谈甚欢，不觉天色已晚。我与小顾告别，他一天的工作尚未结束，他将继续用双手去抚摸心爱的泥土，去创造一个又一个让人赞叹的艺术品。

下图为青瓷工艺品。

赵畅供图



大地

爱上京戏

祁筱蕊

从记事儿起，爷爷、大伯、二伯、三伯、五伯就常招呼一帮戏迷朋友来家唱京戏。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爱唱戏，都能演出折子戏，虽不及专业出身，但都乐在其中。时常，业余戏迷朋友来我二伯家一唱就是小一天。唱得差不多时，三伯掌勺的炖菜也做熟了。吃饱喝足后，爷爷的京胡响起，二伯唱起了《定军山》。我也学着二伯的架势比划着，逗得旁人哈哈大笑。

待戏迷们都回家了，爷爷、大伯、二伯闲下来问我：“喜欢唱戏吗？”“喜欢！”“想学吗？”我睁大了眼睛，频频点头。二伯说：“那就给你讲讲戏。学戏要认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接着，他唱一句，我便跟着唱起来。爷爷听后笑着说：“还真有那么点味啊！”就这样，戏曲的韵味慢慢地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了根。

爷爷十七岁时在北京前门我姑奶奶的裁

缝店里做学徒，白天学手艺，晚上去看戏。他最喜欢看马连良的戏，拔得有多高的调门儿都看不到马连良一点用力的样子，真叫一个享受！学徒没两三年，爷爷就去了北京市被服厂。他肯吃苦，技术好，一天能做八件棉袄。挣的钱，爷爷几乎全花在看戏上。有一次早早上登着梅兰芳要连演四天，爷爷吃了午饭，骑着车子就去买票，谁知四天的戏票全部售罄。爷爷不死心，天天在门口转悠。到第四天时，他看到报上登着“今晚加演一场《宇宙锋》”，把爷爷美的，立刻骑上车去买票。那是他第一次看梅兰芳的戏。还有许多京剧大家，如李少春、叶盛兰、盖叫天、谭富英、金少山、杨宝森……他们的戏爷爷都看过，不仅记得戏，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票价。

我会唱的好几段老生戏都是爷爷、二伯教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家店》。当时，二伯把音频资料用磁带录好拿给我。拿回家后，我趴在大录音机旁反复琢磨每一个“过门”。那时候，爸妈给我买的京剧磁带、光盘，我真是翻来覆去地听。戏学会了，就难免生出表演的想法，总想登台亮相，那才能真正过过瘾。

快到年根儿，二伯开始招呼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儿到村口学校对面的大操场搭戏台子。戏台子一旦搭起来，会一直从正月初二唱到正月十五之后。有好几箱子的行头，要拿出来挂好。有大伯、二伯合作《武家坡》《游龙戏凤》《坐宫》时穿的，还有大伯唱《玉堂春》时穿的。舞台比较简陋，木板子搭的台子，支上铁架子，用布把台子左右两侧和后面罩起来，正面的台子上方贴着爷爷用大红纸写的“林城京剧专场”六字。好几个两百瓦的大灯泡在戏台上下挂起，亮堂堂。村民们热情

高涨，翘首以待大年初二的到来。不管天气多冷、雪积得多厚，只要戏台上的锣鼓点响起，大操场上准是人山人海、喝彩迭起。

大部分节目都是彩唱，清唱的剧目一般放到前头。我演第一个节目：《打龙袍》。唱完，就见二伯带着妆早在后台等着了。他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快步走，一边夸我唱得好，一边赶紧带我到化妆台，给我扮上铁镜公主丫头的妆容。大伯饰演男旦铁镜公主。在好几个两百瓦的大灯泡的照耀下，大伯头上的配饰金光闪闪。二伯饰演的杨四郎目若朗星、挺拔精神，引得台下叫好不断。一身身五颜六色的簇新行头，让戏台上一时间缤纷夺目、光彩照人。二伯和大伯一唱一和的流水板，台下的乡亲们听得入迷。此刻，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喝彩声，沉浸在正月的喜庆和欢乐中……